



海南长臂猿双喜临门

今年8月在霸王岭林区拍摄到的母猿怀抱幼猿的景象。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今年5月，监测队员拍摄到一只母猿抱着幼猿在林间穿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海南长臂猿保护现状

截至目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林区
存有5个家族种群35只海南长臂猿

A群
6只在08岗、红河谷一带

B群
7只在十字路、南班一带

C群
8只在苗村后山一带

D群
5只在葵叶岗、东三沟一带

E群
3只在打棚村后山一带

6只独猿在东五、十字路区域

国内外顶级专家联合攻关，海南长臂猿保护工作提速增效 莽莽雨林皆家园 绵绵呵护猿丁兴

成效初显 | 种群数量增长至5群35只

作为海南岛上真正的“原住民”，与海南长臂猿相关联的常常是另一个关键词：极度濒危。

20世纪50年代，整个海南岛接近90万公顷的森林里有超过2000只长臂猿。仅仅过了30年，这一数字便骤降至7至9只，全岛仅霸王岭林区有分布。

“再不保护，海南长臂猿就真的灭绝了。”霸王岭林业局局长洪德威曾回忆，彼时他们顶着重重压力，停止了在海南长臂猿经常活动区域的采伐活动，由此也迈出保护海南长臂猿的第一步。

从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强化野外巡护监测，到编制出台《海南长臂猿保护状况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过去几十年间，海南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为保护海南长臂猿做出

积极努力，截至2019年底，其种群数量恢复至4群30只。

随着海南将岛上95%以上的原始林、55%以上的天然林以及生态区位中最重要的区域划为试点区，举全省之力创新开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更将这一热带雨林旗舰物种的保护工作上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存在海拔偏高、家域面积偏小等问题，住起来其实并不太顺心。”省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如何帮助它们迁徙到更广阔的雨林，便成了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自2019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我省编制《海南长臂猿生态廊道试点项目实施方案》，通过自然恢复、人工辅助修复、栽植植物补植等措施加

快生态廊道建设，逐步连接起斧头岭等现有栖息地与周边潜在适宜栖息地。”

将“孤岛”之间的空隙填补上，人们很快欣喜地发现，海南长臂猿活动觅食区域明显扩大。

2019年12月，李文永和队员们在监测中发现，一雄一雌两只成年海南长臂猿现身距离斧头岭约10公里外的东湖岭。

“这说明群猿拥有扩散到新栖息地的能力，也是海南热带雨林恢复成效的有力佐证。”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园处负责人洪小江看来，新建猿群的出现对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恢复具有重要意义，而8个多月后小两口喜添新丁，则意味着这个“家庭”终于进入平稳期。

这并不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

影像拍摄、观察记录在内的立体化智能考考体系，进行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南长臂猿调查活动。

新技术、多组织的介入，为解开海南长臂猿的诸多谜团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也让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颇有底气地酝酿出一个“小目标”——在没有重大突发状况、保护力度不变的情况下，2035年海南长臂猿个体数量将达到60至70只，实现种群翻番。

“这是世界灵长类濒危动物保护历史上少有的远大目标。”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理事范鹏飞直言，他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信心。

在此背景下，国家林草局大力支持海南长臂猿研究保护，批准设立国家林草局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把“海南长臂猿保护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列为第二批国家林草局长期科研基地。

与此同时，海南于去年成立国家公园研究院，依托平台化设计优势，以项目驱动、柔性引进人才，并与国内外许多知名智库、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以相互配合、联合攻关的方式携手推进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工作。

“去年，我们主办‘全球狮手，拯救海南长臂猿’专家研讨会，邀请来自国内外多个

预期未来 | 今后2至3年将产出大量科研成果

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投入了大量资金，召集了一批国内外的专家联合攻关，预期未来2至3年会产生大量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将能更好地推动海南长臂猿的保护。

“5年内，我们将建立专职、专业监测队伍和监测体系，力争全面准确掌握海南长臂猿种群动态及其栖息地情况。”汤炎非介绍，他们将发挥好跨领域、跨部门、跨国界的平台化作用，集聚国际国内多力量，开展海南长臂猿保护国际合作和联合

攻关，对其行为、生态、繁殖、营养、生理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开展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各方还将合力推动栖息地修复、改良和生态廊道建设工作，增加海南长臂猿的适宜栖息地面积；通过编写科普读物、组织知识竞赛、科学游憩等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活动，开展海南长臂猿及其栖息地保护的科普教育工作，促进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提升。

根据2020年12月17日IUCN和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等共同发起的《全球长臂

猿保护网络倡议》，接下来国内外专家还将积极推进全球长臂猿保护联盟建设，将海南长臂猿和其他长臂猿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向常态化，为全球长臂猿的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灵长类动物专家组小组目前正在为所有长臂猿分布国准备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建议。这些保护计划将突出长臂猿的保护需求，为未来长臂猿的保护制定路线图。

（本报海口9月5日讯）

兵分两路追寻两天，翻山越岭循声觅猿，接连收获重大惊喜—— 发现猿家添丁的背后

但此时邹正冲等人仍然只闻猿啼，不见猿影，只好继续蹲守。

大约又过了2个小时，猿群从另一座山头发出第三次鸣叫，引得一行人再次疾步飞奔。这一次，他们终于追踪到猿群的踪迹。“一共7只，在树上跑得飞快。”

当时，邹正冲拍了拍胳膊，手表显示已是12时30分。午后是猿群的休息时段，追寻起来难度更大，但考虑到当天山上雾气特别大，监测到的猿群活动画面并不清楚，一行人还是决定留下来等等看。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这个决定真是做对了。”邹正冲回忆，当天他们一直蹲守到15时05分，突然看见一只母猿怀抱一只婴猿飞速从山脊掠过，“这只婴猿我们没见过。”

监测队员们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B群的一名新成员。遗憾的是，由于这只母猿动作过于迅速，他们并没有拍到照片。

返回驻点休息一晚，3月3日凌晨5

时，一行人再次启程前往监听点。经过4个多小时的漫长追踪与等待，上午9时40分，他们终于清楚地观察到8只长臂猿，并确定其中一只母猿怀抱着一只新生婴猿。

迅速掏出相机将眼前的画面定格，邹正冲第一时间将这一好消息传回至霸王岭分局。而他彼时还不知道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前，他的队友王进强、徐应东、梁海季、李儒财四人也在收获同样的惊喜——

3月3日6时20分，他们监测并拍摄到D群只只海南长臂猿聚集在一株木管榕树上吃果子，其中一只母猿正怀抱着一只新生婴猿。

“我们根据这两只新生婴猿的外貌形态判断，B群的婴猿出生时间应该是2021年1月底，D群的婴猿大概是出生在2月中下旬。”霸王岭分局宣教科普科科长齐旭明说，接连传来的喜讯让大家兴奋不已，他们也已即将将情况上报至海南省林业厅（海南省热带雨林管理局）。

8月23日，省林业厅在海口组织来自中山大学、贵州师范大学、香港嘉理理学院暨植物园、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科研单位的5位专家对以上两只新生婴猿进行专家论证，与会专家在听取汇报和审阅相关视频和照片资料后，经质询和讨论，一致认为两只婴猿出生证据确凿，建议适时向社会公开。

9月5日，正值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在法国马赛召开，海南长臂猿喜添丁的消息便也顺势公布。在当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专家们带回了两只小家伙最新的新增：从后续的日常监测情况看，新增的2只婴猿正由刚出生时的淡黄色逐步变为黑色，成长状况良好。

“它们现在生活得好好着呢，就是还没有起名。”海南省林业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金城在会上发出“征集令”，希望大伙能给这两只婴猿分别起个好听又有寓意的名字。

（本报海口9月5日讯）

海南长臂猿保护总体目标

建立统一规划、统一协调、资源共享、联合攻关的机制。基于自然的法则，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之以现代科技手段，在加强保护力度、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前提下，种群健康繁殖，并且实现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15年翻番和可持续增长，使海南长臂猿种群较快解除极度濒危状况。



2020年4月21日，在白沙青松乡斧头岭，一只母猿带着幼崽活动。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长臂猿及栖息地监测与数据库的建设

- （一）目标
通过监测活动的开展，建立完善的数据库，开展大数据分析，为海南长臂猿后续的保护行动计划提供科学的依据。
- （二）短期（3年）行动计划
1. 在避免对长臂猿干扰的情况下，建立科学合理的监测体系。
2. 建设一支规范化、标准化的长臂猿监测专业队伍。
3. 开展先进监测技术研究，提升监测效率。
4. 统筹协调监测工作：整合监测数据，建立海南长臂猿系统化的监测数据库。

- 5. 在分布区内定期开展一次长臂猿种群大调查。
- 6. 加强对独猿的监测，及时发现新群体和主要活动区域。
- 7. 长期监测全球气候变化对粮食树种物候的影响。
- 8. 基于公里网格对长臂猿分布区和潜在分布区进行植物群落监测。
- （三）中长期行动计划
1. 开发个体识别技术，建立个体档案。
- 2. 进一步开展海南长臂猿保护相关的全面监测和共享数据库建设。

海南长臂猿的营养生态学和繁殖生物学研究

- （一）目标
1. 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全面掌握海南长臂猿营养生态学 and 繁殖生态学信息。
- 2. 为制定海南长臂猿紧急救助预案提供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
- （二）短期（3年）行动计划
1. 营养生态学：深入了解海南长臂猿的生态需求，包括栖息地选择及利用、食物偏好、营养需求。
- 2. 繁殖生物学：开展海南长臂猿的繁殖行为研究，了解其繁殖规律。
- 3. 种群遗传学：全面了解海南长臂猿的遗传背景、评估其遗传多样性。

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修复和优化

- （一）目标
扩大海南长臂猿栖息地范围，增强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提高栖息地质量，增加海南长臂猿现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完整性。
- （二）短期（3年）行动计划
1. 评估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的适宜性、承载力及受威胁因素。
- 2. 精准修复海南长臂猿分布区及周边退化生境。

海南长臂猿保护管理的协同

- （一）目标
有效协同利益相关方，形成保护海南长臂猿社会合力。
- （二）短期（3年）行动计划
1. 构建起各利益相关方共生、共管、共护平台及其评估体系。
- 2. 推动建立海南长臂猿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长臂猿保护“海南模式”受到国际组织广泛认可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李梦琦）9月5日，海南省政府新闻办在海口召开海南长臂猿喜添婴猿新闻发布会，与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连线发布一大喜讯：海南长臂猿B群和D群各新增一只婴猿，至此种群数量达到5群35只。

这是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唯一有关中国自然保护成果的新闻发布会，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海南长臂猿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这也意味着海南长臂猿保护正成为世界了解海南生态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靓丽名片。

当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总裁兼理事会主席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主席乔恩·保罗·罗德尼格斯、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灵长类专家组主席拉塞尔·米特麦尔等许多国际顶级权威专家通过实时连线、录制视频等方式参与了本次发布会，对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工作予以高度认可。

“海南模式”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以自然恢复方法来实现保护，这也是 IUCN 一再推荐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章新胜认为，海南通过建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公园研究院等举措，在濒危物种、热带雨林保护等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上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解决方案。

“虽然我们保护濒危物种的愿望良好，但有时候采取的措施不一定有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主席苏珊·切恩直言，《案例》通过详细阐述海南长臂猿的保护故事，无疑为全世界提供了又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得到拯救恢复的范例经验。

这一关于生态保护的“中国智慧”“海南模式”，由来自全球11家机构的15位专家历经半年的讨论、打磨后，汇集成为《海南长臂猿保护案例》。

专家学者：海南长臂猿保护的智慧值得全球推广学习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王进春）9月3日至11日，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在法国马赛举办。9月5日，海南长臂猿喜添婴猿海口—马赛联合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发布了海南长臂猿喜添两只婴猿的喜悦。作为此次新闻发布会的重点议程之一，马会场发布了由全球11个机构的15位专家撰写的《海南长臂猿保护案例》。

在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发布《海南长臂猿保护案例》（以下简称《案例》）的意义何在？对此，海南日报记者专访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裁兼理事会主席章新胜及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骆清铭。

“《案例》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灵长类专家组主席拉塞尔·米特麦尔博士、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灵长类专家组小组主席苏珊·切恩、切恩博士等国际顶级权威专家参与撰写，并由苏珊·切恩博士亲自发布，说明了国际学术界对海南长臂猿保护的高度认可。”章新胜表示，这也是IUCN一再推荐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国际共识。更突出显示了中国的开放和国际合作的风采。

骆清铭表示，本届大会能够将发布《案例》列入正式议程，说

明了生物多样性国际权威顶级机构对海南长臂猿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充分认可；说明了对中国对海南长臂猿保护采取的措施是有效、有力的，让国际社会看到了极度濒危物种恢复的希望。

据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世界上最早创立的自然保护组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组织，也是自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唯一具有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资质、由联合国大会首脑峰会授权的独立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国际生态和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国际会议。此次大会也将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CBD COP15）前的一次重要会议。

昌江霸王岭云海。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变化

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提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扩大到66.26平方公里

1980年
建立了面积约21.39平方公里的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1988年
保护面积再次扩大到299.8平方公里

2003年
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海南长臂猿当前栖息地和未来潜在栖息地
扩大到4400平方公里

2019年

本版制图/孙发强